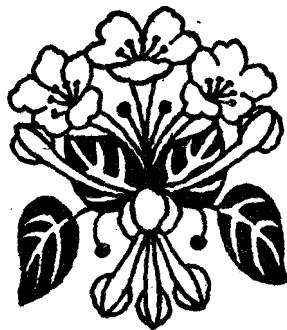




儿童文学园丁奖 集刊(六)



退役军犬黄狐



退役军犬黄狐

儿童文学园丁奖 集刊^(六)

儿童文学园丁奖委员会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责编 何竞新
装帧 方关通
摄影 钟向东**

儿童文学园丁奖集刊(六)

退役军犬黄狐

儿童文学园丁奖委员会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联昌印刷厂排版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75 字数 165,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60

ISBN7-5324-0201-0/I·91 定价：3.00元

目 录

关于儿童文学园丁奖和第六届评奖	1
.....	儿童文学园丁奖委员会	
日雨风和禾苗长	陈伯吹
· 儿童文学园丁奖笔谈会 ·		
“中国儿童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专题		
答案：在作家们的笔下	宗介华 9
朴素一点 从容一点 真诚一点	任大霖 15
思考·探求·责任	秦文君 20
写出感动今日孩子心灵的好作品 [香港]何紫	23
七个条件 [香港]阿浓	26
· 获奖作品和评论 ·		
退役军犬黄狐(小说)	沈石溪 28
不是童话，胜似童话——《退役军犬黄狐》读后	李楚城 48

她，和她的爸爸 (小说)	范锡林	54
化平淡为神奇——读《她，和她的爸爸》随感.....	郑开慧	61
蹲班大将 (小说)	罗辰生	65
开掘得深一点、广一点——谈短篇小说《蹲班大 将》	高 逸	74
默默的《致爱丽丝》 (小说)	华 华	78
把幼儿文学推向更高的艺术层次——《默默的《致 爱丽丝》》评析.....	汪习麟	85
爱娣 (散文)	赵 先	92
贵在情真——简说散文《爱娣》.....	江 英	102
姓邓的树 (童话).....[香港]严吴婵霞	105	
跃然纸上的中国心——介绍严吴婵霞的《姓邓的 树》	何凌云	115
阿蛋做值日 (童话)	李仁晓	119
童话要贴在生活上——喜读《阿蛋做值日》.....	黄修纪	128
无声的警报(狐狸摩斯探案之八) (科学童话).....	俞 琦	132
知识·艺术·思想——析《无声的警报》.....	盛如梅	140
橡皮泥星球来的抢劫集团 (低幼连载童话)	彭 鳌	143

应以奇特的幻想取胜——连载童话《橡皮泥星球 来的抢劫集团》评述	绍禹	174
沙发展销会(低幼文学)	周锐	178
引人注目的奇妙之花——推荐《沙发展销会》	鹤仙	183
牛奶将军(低幼文学)	野军	186
有趣的排列组合——《牛奶将军》小议	徐半	191
夜来香(低幼文学)	薛卫民	194
诗,永远和美在一起——从《夜来香》想到的	黄亦波	198
陈伯吹和儿童文学园丁奖	张锡昌	201
香港儿童文学现状	益斌	205
台湾儿童文学简介	闻喜	215
IBBY与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兼谈国外一 些重要儿童文学奖	王石安	224
儿童文学记事(1986年)	盛巽昌	235
编后记	编者	239

关于儿童文学园丁奖和第六届评奖

儿童文学园丁奖委员会

儿童文学园丁奖，系作家陈伯吹所倡议，并捐赠款项设立的。现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少年报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六个单位联合举办。是一年一度的儿童文学常设奖。

儿童文学园丁奖委员会，1981年5月22日成立于上海。现由任大霖、任溶溶、陈向明、陈伯吹、李仁晓、李俊民、李楚城、张锡昌、何竞新、余鹤仙、洪汛涛、洪绳之、黄修纪、戴可霁(笔划序)共十四位委员组成。陈伯吹为主任，李俊民、陈向明为副主任，洪汛涛为秘书长，张锡昌、何竞新为副秘书长。

儿童文学园丁奖的宗旨是：为了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向广大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表彰在儿童文学事业上成绩卓著的儿童文学工作者。

儿童文学园丁奖本年度评奖，为第六届评奖。

本届评奖是常规评奖，凡1986年这一年内，在上海发表

或出版的儿童文学各种样式的创作作品，作者不限地区，全国各地作者都属评选范围。

本届评奖办法，仍采用举办单位推荐的办法。即各举办单位，在广泛征集读者的意见后，经本单位编辑部门慎重研究，向本委员会推荐一定数量的候选作品，本会的委员们认真阅读了这些作品，并反覆多次讨论，评选出来的。

本届评选的结果是：沈石溪（北京）的小说《退役军犬黄狐》、范锡林（江苏）的小说《她，和她的爸爸》、罗辰生（北京）的小说《蹲班大将》、华华（上海）的小说《默默的〈致爱丽丝〉》、赵先（上海）的散文《爱娣》、严吴婵霞（香港）的童话《姓邓的树》、李仁晓（上海）的童话《阿蛋做值日》、俞琦（重庆）的童话（科学童话）《无声的警报》、彭懿（上海）的低幼文学（连载童话）《橡皮泥星球来的抢劫集团》、周锐（上海）的低幼文学（童话）《沙发展销会》、野军（上海）的低幼文学（童话）《牛奶将军》、薛卫民（长春）的低幼文学（诗）《夜来香》共十二篇作品，评为“上海1986年优秀作品”。

我们谨向这十二位获奖的作家祝贺。

儿童文学，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已经走过了第一个十年，今年正是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儿童文学的枯萎期，那末这一个十年，从儿童文学的历史长河来看，潮水正在逐渐地涨起来，可以说是一个恢复期。我们希望顺利地通过这个恢复期进入繁荣期。

国家的建设是以五年为一个计划期的，我们儿童文学园丁奖评奖是一种文化建设，要是也以五年为期，我们已胜利

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现在正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

我们的儿童文学以矫健的英姿，跨进了新十年的头一年。我们的儿童文学园丁奖也以坚实的步伐，跨进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

愿我们的儿童文学在新的十年中取得更大幅度的长足进步，多出新篇，多出佳作。我们儿童文学园丁奖，希望在第二个五年里，为儿童文学作家们摆功庆祝。

1987年，是一个新起点，儿童文学的繁荣从现在开始。

我们共同努力去迎接，去争取吧！

一九八七年六月

日丽风和禾苗长

陈伯吹

一年一度的“儿童文学园丁奖”，及时地又在 1987 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举行了。凡在 1986 全年度上海地区出版的报、刊、图书中发表的作品，经历四个月时间，评选完毕，并且按规定发了奖。

是呵，转瞬间这是第六届了，满怀热情地盼望它能“投石冲开水底天”，发挥它应有的能量。它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儿童文学的评奖，有它不平常的珍贵的历史啊。

问题还不只在于年年此时，能继续不断地坚持着这一在文学界具有积极意义的工作，促使儿童文学创作繁荣；更为重要的是旨在推动作家、评论家对儿童文学的重视，从而众擎易举，心向往之，出现高质量的作品，不仅在国内举起了一面旗帜，而且在国际上也能闪出一道亮晶晶的光芒。

“儿童文学园丁奖”，从文坛（即使在国内）上看来，不过是个“小不点儿”。但是，如果细细推敲着“登高自卑，行远自迩”的科学法则，那么，在儿童文学与文学之间，不存在有什么轩轾，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本来嘛，对文学作品评价，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它不像数学那样可以摆弄着数字得出明晰正确的答案——对或错，是或非，好或坏……

在千百篇文学作品形形色色的千差万别的情况下，相比之下，要评出优与劣，已属不易，何况还要进而 在“优”的行列中评出“冠”与“亚”，断非一个人独力所能胜任，于是评选委员会应运而生。这里头当然还有人选问题，各个人在对作品评论时，他们的立场、观点，以及兴趣、爱好，差异度不会太小，不大可能定于一。但是如果评选者都能掌握其荦荦大者，属于作品评价的关键性问题，诸如主题、题材、语言，构思布局，写作技巧，等等，特别在思想教育意义的能否深入浅出？能否寓教于乐？能否意味深长，予读者以深刻印象至于不可磨灭？……在作品的大角度和大面积上钻研，分歧必小，容易达成基本上的统一。即使仍然有些“裂缝”，那是评选过程中应有的常事，既不足为奇，也无可指责的，“求同存异”，只要“同”的重量大于“异”的面积，得啦。

这一届的评选情况亦复如是。评选委员会总是郑重其事地而又十分严肃地对待这一工作，要求能评出出类拔萃，惊动读者的优秀作品，但在事实上往往力不从心，因为客观的作品的现实，是不以人的主观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检视评选的果实，也就往往不能太自满意。虽然如此，根据评论界舆论，历届评选，总的反应还是较好的。现在评奖已历六届，随着得奖作品汇编的《集刊》出版的六集看来，被评选得奖的都在国内创作的水平线上，其中更好的突出的有小说《来自异国的孩子》，童话《老鼠看下棋》，剧本《以误传误》，散文《十八双鞋》。科学文艺作品《小狐狸花背》，报告文学《他们都是小

英雄》，幼儿文学《小猪奴尼》，诗歌《摇篮》和《圆圆圈圈》等，长篇小说有《少年爆炸队》、《乱世少年》，中篇小说《火把歌》，受读者们欢迎，为作家们注目。

那么，这一届的评奖情况又如何呢？简单的回答是：除了评上较突出的新的军事题材《退役军犬黄狐》以外，感觉平平。正如“潮平两岸阔”，却无“风正一帆悬”。也可能作品只限于选评上海地区的缘故，范围窄了些；可是对作家是没有省、市、区的界限，向全国开放并欢迎的。只要他们的高质量的作品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上出现，就会受到审视的。

现在且来谈谈小说中首奖的《退役军犬黄狐》吧。

由于作者沈石溪同志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工作，生活的源泉滋润了他的文学创作，不妨说是“得天独厚”吧，加上他又亲临祖国西南方前线，战斗生活丰富了作家的思想感情，在他发表这篇佳作之前，已经读到过他的《第七条猎狗》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看来作者非常熟悉这方面的题材。

作品一开始，就描画了军犬黄狐的雄姿：“细腰宽胸的身材，发达饱满的肌肉”，显得威风凛凛。可作者再进而补上几笔，把它的“英雄”打扮得更威武而又漂亮，“脖子上挂着镀金的勋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紫红的缎带缠绕在金黄色的皮毛间，分外耀眼。”一种强壮勇猛的神态，跃然在纸上。

作者把军犬威武的体态向读者交代了以后，一笔转入描述这条立功受奖的军犬，在自卫反击战中，勇往直前，又一次一次地在阵地上阻截并追击敌人。

作品写到这里，还只是全篇的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黄狐的“狗龄”已超过了十五岁，该立功退休的时候了，可它不愿意，还要和新来的“跑起来像闪电，扑起来像飓风”，正

是身强力壮的黑狗相较量，要不是它积累着厮杀的经验，多次在实战中学得斜梯形的扑击，不如弧形的扑击更有战果，才是制敌于致命的绝招的话，第一仗它就输了。以后黑狗在好几次私下里互相咬斗中，终于也学得了这一绝招。老年的黄狐从此不再能逞能了，虽然对它的后来者还是耿耿于怀。

作品最后的、也是最精彩的一个细节是：我军在收复神圣领土者阴山的战斗中，黄狐尽管退役了，可是“炮声就是命令”，它不顾自己病体残疾，立即偷偷上阵，心甘情愿地抢先执行“踹雷”的任务，这任务原该由现役黑狗执行的，可是黄狐只有一个向主人报效的念头，它突如其来地从磐石后面窜将出来，长啸一声，越过黑狗，越过贾排长，冲向雷区。它只觉得肌肉被弹片撕裂，骨头被弹片切碎，然而它却为冲锋陷阵的战士辟出了一条安全的通道，赢得了这一仗击敌致胜的契机。

这最后的一个细节，也是组成全篇惊心动魄的一个重要环节，带动了整篇紧张的气势，而给人以欲罢不能的可读性。

此外还可以提一笔的，小说《蹲班大将》，也是一篇较出色的，洋溢着浓浓生活气息的作品，限于时间及篇幅，不多赘述了。

这届评选获奖的作品，在数量上小说体裁占了三分之一，而首次“出席”的军事题材的小说作品带了个好头，可说是本届评奖的特点之一。

其二，本届童话体裁获奖的作品有严吴婵霞的《姓邓的树》，将幻想与现实十分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艺术性较强，思想性亦不弱，也是一篇佳构。作者寓居海外香港，前年起担任“香港儿童文艺协会”的会长，对儿童文学工作非常热心，而

且她的著译经常在香港与其他地方发表。这次她的获奖作品发表在《儿童时代》上，因此我们就有机会研读，而且评选上了。

写到这里，想到在香港还有另一位何紫先生，他的小说作品《别了，语文课》，也曾在国内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红领巾》上发表，遗憾的由于地区关系，限于规章，没法儿评选他的佳作。希望他今后能为上海出版的儿童报、刊多多撰稿。

于此想(写)开去，同样是祖国领土的台湾岛上，也有热心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伙亲爱的同行者，不会比在香港的少，我们热烈地诚恳地欢迎他们把佳作寄来。反正不论在台、在港的，都是炎黄子孙的祖国同胞，在科学文化上也好，在文学艺术上也好，咱们亲切友爱地相互交流，彼此借鉴，共同提高，向世界文坛抢占“鳌头”，多高兴，多光荣啊！

同志们，朋友们，我们计日以待，盍兴乎来！

· 儿童文学园丁奖笔谈会 ·

答案：在作家们的笔下

宗介华

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儿童文学空前地活跃起来了，“中国儿童文学应该走向世界”的命题越来越受到更多同志的关注。这是好现象。因为“自我封闭”，不但有碍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也不利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应该说，这个问题的提起，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一大进步。我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不但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行的。

问题的同一性

儿童文学要走向世界，必须首先了解世界。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把握我们的方向。

那么，当今世界上的儿童文学又是怎样的呢？1987年4月中旬，应苏联作家协会和《儿童文学》编辑部的邀请，我们去莫斯科参加了国际儿童文学的刊物界会议。与会的16个国家的34位儿童作家、理论家相聚一堂，共同就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发展交换意见。这个会，成了我们了解世界的一个很好

的窗口。会议上，我作了题为《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光荣使命》的书面发言，又接受了苏联 5 家报刊和新闻记者的采访。苏联和与会国儿童文学作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兴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急于了解世界，世界也在急切地了解我们。更使我吃惊的是，与会国作家对于儿童文学创作和少年儿童思想状况的发言，与我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说起来，是十分有趣的。

苏联儿童文学作家说：“儿童文学的发展应该与时代相一致。现在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的虚构没有了，写得太实了。艺术性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儿童文学的任务是说实话，一句谎话也不要教给孩子。如今的儿童文学城市化越来越严重，以致一些孩子提到牛奶，只知道是装在瓶子里的，而不知道是从牛身上挤下来的。”

捷克儿童文学作家说：“什么是当代儿童？我们写的作品是为了今天，还是为了明天？是为了消遣，还是为了别的什么？应该好好研究。现在的孩子感情不够。他们的父母都很忙。社会的发展，促使孩子的家长也应该多学习，否则，就不能当好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比如电子计算机，孩子一入学就要学，可许多家长不懂，不能辅导。”

古巴的儿童文学作家说：“人与人之间，同情是很重要的。要让今天的孩子懂得什么是团结。而小太子的性格是不能搞好伙伴之间团结的。现在的孩子反对劳动，反对良心，还打人。这样的孩子能为人类的和平而牺牲吗？这是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我们的作家要贴近孩子，要从心里写，而不是从脑子里写。”

.....

了解了以上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一种“同病相怜”之感。有谁不认为，我们的身边同样存在着这些共同的现象？

作品的统一性

应该说，这几年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国外基本上是同步的。尽管这种同步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但整个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变革，从而引起的人们的观念的变化，必然与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的儿童文学正在“人学”的本性上深化。就题材而言，传统的“节约箱”、“一帮一”、“拾钱包”等，虽然仍有提倡的必要，但题材的划一，与简单、浅露的主题已不能反映当今少年儿童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十分深沉的思想内涵。

如果说，过去的作品更多地是反映我们的小主人公“怎样做”的话，那么，如今的作品则把笔端更深地指向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去探索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的秘密。

如果说，过去的作品更多地是表现了小主人公“甜”的一面的话，那么，如今的作品则已“触及”社会的变革给他们心灵深处带来的“波动”。尽管有些人抱怨，这种“苦”味的增多，“甜”味的减少，会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带来什么副作用，但一桩桩少年儿童轻生的铁的事实告诫人们，我们的小读者的内心，从来都不是平静的。他们呼出的“请理解我们”的口号可谓是最有力的回答。

如果说，“写什么”的问题如今已在中国儿童文学界有所“改变”的话，那么，“怎样写”的问题同样一扫昔日的“旧颜”，发生着可喜的变化，受到小读者的喜爱。实践证明，不同创作手法的借鉴，既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表现力，也培养了少年